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四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四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8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四五冊目次

經部·春秋類

春秋一得一卷

〔清〕閻循觀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八年樹滋堂刻西澗草堂全集本

一

左傳評三卷

〔清〕李文淵撰

山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年李文藻刻本

九

春秋日食質疑一卷

〔清〕吳守一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虞山張氏刻借月山房彙鈔本

四四

春秋不傳十二卷

〔清〕湯啓祚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四年刻本

五六

春秋三傳事實廣證不分卷

不著撰者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一九七

春秋一得一卷

〔清〕閻循觀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八年

樹滋堂刻西澗草堂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一得

一卷》提要

春秋一得

隱公

昌樂 閻循觀 懷庭

元年不書即位攝也仲子桓母也考其官而獻六羽若桓公無爲君之道則其母不祔於廟矣君氏隱公之母聲子也不聞作宮而祀之隱之爲攝明甚蓋左氏及見舊史其書可據歐陽子以爲隱實非攝而左氏不足信非也天王來歸仲子之賸左氏曰豫凶事非禮蓋元年仲子未卒至五年九月而考其官則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子氏薨者即仲子無疑也公羊謂隱公之母穀梁謂隱公之妻皆誤

春秋一得

一

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即弗深考殆理之必無者也夫子作春秋以明文武之道文武之制而夫子更之可乎或曰何以知周之改夏時也曰以春秋知之

公子益師卒不日何也曰舊史不日也夫子不敢加也左

云公不與小飲故

伯姬歸于紀書何也先公之息重之也行禮于廟焉

紀子伯紀大夫也何以序莒子之上莒用夸禮故下之

武氏子來求賻罪魯也

衛州吁弑其君完不稱公子絕之于衛也且曰衛有是事而責四鄰之不問也胡氏曰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

公子之道以爲爲人君父者之戒如此何以懼亂臣乎且舍傳而觀經此義於何而見乎

衛人殺州吁于濮稱人衆也示國人皆有不共戴天之義也

穀梁子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如此說經經安得不晦

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於菅公在師而書鞏帥何也見鞏之擅威無上而弑逆之勢成矣敗宋稱公何也明之也

桓公

春秋一得

二

桓無王何也曰何嘗無王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皆書王矣其餘不書王闕也四年七年無秋冬亦闕也夏五亦闕也傳者知夏五之爲闕而于五之闕秋冬之闕則從爲之辭非聖人之意也凡春秋之闕或因舊史或後人傳寫脫漏者

滕子來朝滕以弱降稱子耳

荀子曰聖人善胥命非也猶愈于盟而已

有年幸之也詩曰曾孫之慶

王伐鄭而先書蔡人衛人陳人罪三國之不力也射王中脰不書不忍言也

蔡人殺陳佗示鄰國討賊之義也佗賊之也而公羊以爲外淫賊之穀梁以爲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二傳之說往往舍周行而尋蹊間

九月丁卯子同生釋或者之疑正周公之統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公羊說是也

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予其爲君也郝氏曰忽未定故稱世子

許叔入于許許叔因鄭之有亂而入許以復奉其宗祀亦可謂權矣穀梁子云曰入者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何責人已甚乎蓋入者難辭危不得入也

春秋一得

三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公羊胡氏之說曰稱人狄之也以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弑君之賊也夫其所譏是矣而以稱人爲狄則未見其然也蓋諸侯可以稱人諸侯之大夫可以稱人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凡不書即位者皆以故不行即位之禮故也

單伯逆王姬從左作送王姬爲是諸侯之大夫無稱伯者

以單伯爲魯之命大夫非也

諸傳好言諱至齊師遷紀邢鄆邵公羊亦以爲爲襄公諱

而不書取夫齊襄何人而聖人爲之諱乎紀侯大去其國則曰齊復仇故不書滅春秋爲賢者諱夫使齊實爲復仇以其惡權之亦何足稱賢况實貪人之土地乎何以知其貪復仇者得仇而止未聞滅其國而取其有也且哀侯周殺之而遷禍于紀之子孫不以過乎復九世之仇不以遠乎然則春秋無諱乎曰有諱尊諱親則有之矣

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禚書及公志也天理滅人道絕矣八年春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邾氏曰將伐邾也九年齊人取子糾殺之實魯殺之而曰齊者罪桓也且不以殺糾累魯也糾仇人之子也

春秋一得

四

十年春公敗齊師于長勺胡氏曰齊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行使有文告之詞疆場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陣德已衰矣而况兵刃相接又以詐謀敗勝乎其論美矣而非可以施于齊魯之間也齊爲魯仇方思往取其人而甘心焉况其自來而不與之戰乎苟其克之智取可也自桓公見殺于齊于今十年矣讀十年所書莊公之事遺親忘恥亦已甚矣獨此舉差快人意而猶訾之何哉然則不書齊伐何也曰言公敗齊師于魯地而齊之來伐不言而可知矣此書法之簡也曰復仇之說或曰百世可也或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二者孰是曰一過一不及終仇之身與仇之

者之身其亦可也

齊師滅譚疾始滅也

十有三年齊人滅遂齊桓初政四年之間滅兩國此孔門所以不道也

公會齊侯盟于柯胡氏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及齊平可也然與之盟不亦甚乎

十有四年齊人陳人曹人伐宋胡氏曰宋背北杏之會也或曰會于北杏以平宋亂宋宣銘桓之不暇北杏歸而即背何也桓未受專征之命猶然侯也侯不當居公上今遽駕宋而上之宋豈能甘爲之下哉桓謂不假王命無以帖

春秋一得

五

宋志此單伯所以會伐也其冬復會于鄆單伯定其序齊序宋上而宋始不敢不服胡氏乃以單伯爲魯之命大夫何哉

十有六年荆伐鄭或曰鄭自入國何藉于楚而楚得以緩告伐之然則鄭之入國楚與有力矣假楚力以復國甘爲楚役而不辭此石晉所以臣契丹也又曰度已取成而還矣故雖有盟幽之同即有不朝之事鄭之反復於齊楚厲公爲之也

幽之盟或曰諱不稱公惡失信也夫盟非春秋之所貴春秋以達王事伯者之事未嘗有所與也其所與者必合乎

天理而後可也

十有七年是年僖王崩不書不奔喪也齊桓既同盟于幽以獎王室而同盟之人于王室大故何以漠然若不聞乎殆假之而有不能者矣

十有八年春秋書事之簡乃記籍之法也書公敗齊師于長勺不言齊師伐我而可知矣書公追戎于濟西不言戎侵我公敗之而可知矣傳者乃或曲為之說

十有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或曰齊挈宋而為盟于鄆將以伐魯討受詹之罪也結媵婦至鄆聞其事而乞盟以免之不可為擅說范云公子結

春秋一得

大

擅生事春秋不非救莊公危也胡氏反其說以病結蓋為擅興和議者發耳然則何以伐西鄙或許盟而薄伐或既盟而食言皆未可知不可為結罪也齊以受詹故生兵故齊齊于首若僅以擅盟故則仍當首宋矣

齊桓年冬齊人伐我說者謂齊桓于是舉擅奪之兵然考左傳是時周有子頹之亂天王出居于鄭桓為盟主而不知圖乃以擅奪為急可謂知本末乎卒也定王室之亂者乃桓也罪其不朝而執其大臣之鄭伯也然則生盟中夏而服從諸侯不過求吾所欲耳果聖人所嘉乎哉奈何傳春秋者以為諸侯得罪於桓即春秋罪之不亦俱乎

二十有二年公如齊納幣嗚呼向者公之不仇齊固疑其忘父也而猶意其愛母之過曲徇其意而不能正也今文妻死矣而且娶仇人之子乃知莊公果無人心也

二十有四年夫人姜氏入傳曰入宗廟不受也由此言之公與桓盟果不為義也

齊桓之師聖人予之乎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二十有七年夏同盟於幽或曰自此以後王遠賜桓以侯伯之命桓始得以專征序宋上故曰授之諸侯予謂王既命桓為伯凡有王命之事公可以從桓矣若無王命仍不當與也

春秋一得

七

二十有八年齊人伐衛是師也奉王命以出于是可謂伯討然不稱王命何也鄭氏曰桓主命受賂還非誠王命也

二十有九年紀叔姬卒或曰錄無告也以薄魯三十有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卒歐陽氏曰春秋之義痛之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

傳公

二年城楚丘桓之功大矣此所謂彼善於此者也諸傳皆以為衛已滅不與諸侯專封故不書桓夫衛雖滅楚丘桓

衛土也此與邢之夸儀何異齊立文公罪在衛天子之權
然圖其難而安定其國家非封也經不書桓者蓋據魯師
往城以為魯事而書之耳

五年晉人執虞公交讓之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不序列國蒙十有三年會於鹹
之文也

季姬鄆子之事當從左傳十五年書季姬歸于鄆言自來
寧而歸非始嫁也前書紀叔姬歸于鄆可見歸之字非專
于嫁且如嫁必書鄆子來逆

二十有一年孟之會胡氏謂宋襄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

春秋一得

人

盟會故敗之然召陵之盟又何以云春秋之法春秋而還
于中國則中國之則楚果慕義來會不宜拒也

二十有二年公伐邾取須句此彼善之師當與桓之存三

亡國同其功罪而胡氏貶之太過殆溺于書取之例與蓋

春秋有不可以例求者

一十有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楚書大夫不狄之矣

紀伯姬來邾氏曰莊公女歸寧也父母没而歸寧非禮也

按左氏父母没以上卿歸寧

壬申公朝於王所壬申上閏某月

三十年衛殺其大夫元咺諸侯不得專殺大夫故凡大夫

之殺春秋皆稱國舉官不論有罪無罪及殺當其罪否也
此義先儒多誤會

文公

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日謹之也此人
倫大變誅不勝誅春秋所為作也而胡氏曰欲以起問者
察所由示為人君父之懲戒夫經義赫如何必鑒而之晦
且事之所由具于左傳聖人安知後之有左傳乎

四年楚人滅江怨江芊也

晉侯伐秦春秋之諸侯不稟王命不顧昏姻不念德施不
恤盟誓惟利是視惟怨是尋幾于虎狼而非人矣殆哉哉

春秋一得

九

乎天下春秋之作烏容已哉

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說者謂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

正又厚禮之故不稱天春秋貶黜天子不已甚乎凡不稱

天者或文字傳寫之脫或舊史天子有此兩稱春王正月

不曰天王則天王王一也蓋春秋褒貶在事而不在名字

稱謂

七年伐邾取須句左氏曰宣文公子焉于是乎先公存亡

之功棄矣

十有四年九月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未踰年而成之為

君正商人弑也里克之殺奚齊何以不君之也不直其

爲君也至卓子踰年即位矣雖不直其爲君而亦君之矣
不日蒙上甲申也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左公穀胡氏傳
事各異左氏近是不書及別嫌也

十有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商人弑
君魯不能討又求與之盟既而鄭西之盟納賂而後得焉
公之不自強甚矣

宋人弑其君杵臼襄夫人使旬殺之也不稱夫人不可以
弑言也宋人謂旬也微者且衆也此義行而惡后無黨矣
蕩意諸死之不書不告也

春秋一得

十

十有七年諸侯會於扈定宋而立賊故畧之

宣公

二年晉趙盾弑其君杵臼穿弑而罪盾何也教之弑者盾
也

四年公子歸生弑其君齊郝氏曰傳稱弑靈公者公子宋
而歸生與聞非也宣公十年鄭人討靈公之賊劉歸生之
棺國人有輿論矣書歸生實錄也

十有二年楚子滅蕭傳稱潰蓋楚人因其潰而滅之若實
未滅必不書滅將使稽與廢者何信焉

十年楚子伐鄭胡氏于楚絕之太過于莊也與之又過矣

疑皆非聖人之本意也孫叔良臣也然觀其爲政于楚不
及管仲遠矣

竊謂聖人智周萬事而情順萬物故春秋比事裁義無適
無莫以私意求之則失矣左公穀智未及之胡氏之智庶
幾而多有爲而言近世郝氏之書最優而立意駁左傳太
過亦私意也固已失春秋之本矣

十有四年楚子國宋是役也楚殺其大臣毒其士民以構
怨于鄰國書圍惡之十二年宋師伐陳明年楚爲是伐宋
已足以反之矣而猶不已則曲直有在矣胡氏謂春秋責
宋何哉

春秋一得

十

十有七年公弟叔肝卒錄賢也叔肝之義其近於中庸乎
十有八年公伐杞杞不朝也杞非臣也魯非君也何緣以
不朝見伐乎吁此當時之禮也

成公

五年公會諸侯伐鄭討侵衛也

新宮災三日哭公穀說是

五年梁山崩穀梁氏曰君親素縞帥羣臣哭之既而祠
焉斯崩山之壅河者流矣此術者之言也左氏曰君爲不
舉降服乘綬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此有司之存也
胡氏曰古之遭變異而奔爲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

主于內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此儒者之道也故曰胡氏智足以及之

十有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厲公事也乃五伯所不及

十有八年晉弑其君州蒲凡君惡而衆不戴其見弑也稱

國或曰從告也是時書偃擅權其來告也未必不歸罪於程滑春秋第稱國以弑而書偃之罪亦著矣夫是時當國

者誰也

襄公

四年冬公如晉二年有嫡母之喪四年有生母之喪而朝

春秋一得

三

盟主會諸侯禮乎蓋喪禮之廢久矣

六年春杞伯姑容卒杞桓以文公元年即位今七十年矣

春秋在位之久未有如杞桓者晚年知人善鄰蓋緣閱歷

所得云

昔人滅鄆如穀梁胡氏之說則立文隱矣且微傳經義不

終悔乎左氏近是

七年鄭伯髡頑卒于鄆弑也何以書卒鄆以卒赴魯史書

之春秋雖欲易之不可得矣避不敏也

十年遂滅偃陽滅國而封大夫何意乎左傳使周内史選

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是其爲禮也幾何

公會諸侯伐鄭齊世子光先至遂長於滕當時伯主以私意進退列國如此

十有四年冬會于戚謀定衛也林父逐君晉不能會其私邑以定之不亦慎乎蓋悼公之資厚于桓文而行

高則有不逮者

十有八年齊師伐我北鄙齊人四年六伐我矣按左傳十四年秋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有纂乃祖考無忝乃舊之

語于是靈公慨然有爭伯之志故前此于晉無役不從而是後會吳伐秦會戚會渙伐許皆不與矣以我爲接梁

之大國且舊嘗服乎齊也故先求逞于我噫其亦不知本

春秋一得

五

矣修德敬王討逆明政晉將事之何有于魯以若所爲適

足動天下之兵而自取辱也

二十有一年邾庶其來奔是時公在晉季孫擅受之而又

擅妻以公之姑姊無君甚矣

二十有二年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奔疾之事何如曰如

不能諭親于正繼又不能告父使奔罪人也何辭使其父

知之將爲亂奈何曰至誠哀痛以諫之不從則號泣而隨

之未有不可以動者也且子南似非下愚不可回

子廢泣其子又似非必欲殺子南者也或冀其自退焉

二十有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慶氏以陳叛而拒

其君罪不勝誅矣穀梁氏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胡氏曰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譏陳侯失君人之道皆非也諸侯不得專殺大夫故凡大夫之殺必稱國舉官焉例大夫雖罪大惡極春秋反賞之不罪而責其君之致此哉稱人以殺而去其官者有二曰亂賊如齊人殺無知是也曰大夫之出奔而復入者如晉人殺欒盈是也以爲非其臣矣故不稱大夫

春秋一得一卷

編修周永年家藏本

國朝閻循觀撰循觀有尙書讀記已著錄然尙書讀記多推求文句未能闡帝王經世之大法是編則於筆削大義多所發明如曰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理所必無夫子作春秋以明文武之道文武之制而夫子更之可乎曰武氏子來求賻罪魯也曰州吁不稱公子絕之於衛也胡氏謂莊公不待以公子之道以爲爲人君父之戒何以懼亂臣乎曰諸侯不得專殺大夫故凡大夫之殺春秋皆稱國舉官不論有罪無罪及殺當其罪否也此意先儒多誤會曰說者謂王不稱天爲春秋貶黜天子不亦甚乎春王正月不曰天王則天王王一也曰梁山崩穀梁氏曰君親蒞素率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斯崩山之壘河者流矣此術者之言也左氏曰君爲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此有司之存也胡氏曰古之遭變異而外爲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生於內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以弭災變乎此儒者之道也其言明白正大多類此惜止八十八條未能成書也

左傳評三卷

〔清〕李文淵撰

山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年李

文藻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左傳評三

卷》提要

序

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史之職據事直書懲惡勸善而已曷嘗規：焉若後世論文者之說哉昭明太子不以春秋內外傳史記入文選真西山文章正宗始采左氏傳為古文之首近世寧都魏氏桐城方氏各以作文之法評左氏謂字句繇簡皆有義例其說甚辨二君世所稱二為古文者也益都李靜叔好學嗜古手評左氏傳議論頗有出魏方兩君之上者點次未竟不幸夭折其兄素伯哭之踰時而慟因錄其本刻而藏之家塾起隱公元年盡僖公廿有四年嘉定錢大昕序

元本

左傳評卷第一

左氏傳子十四五時讀未熟而廢今幾十年矣乃取此本點評之前後遺忘弗能窺其深也乾隆己酉九日僅堂李文淵識

隱公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謂侯不再娶夫人卒故曰繼室所以別於夫人也後人乃有稱其再娶妻為繼室者其不謬哉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

左傳評卷第一

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

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嚴邑也號叔死焉他邑惟命蓋懼其難圖故託詞以辭姜且段此時尚未失義道而莊公為是言以啓其疑則莊之圖段在段多行不義之前矣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

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

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

虞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厚將崩大叔

完聚繕甲兵具車乘將襲鄭夫天將啓之不可開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以段入于鄭公

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義失教也謂之鄭志

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穎而殺之此見莊之惡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類考叔為囿谷封人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

謂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類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

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

左傳評卷第一

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不友

即其不孝也況又與姜氏而誓之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平故末言穎考叔之孝以反譏之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綏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預面

事非禮也

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

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姬
周人將畀虢公政西門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收
周之禾以饋之鄭以伯也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
實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實誰能開之苟有
明信則窮諸汙之七損繁滋之榮皆歸之器橫汗
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
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朱繁朱雍雅有行葦洞酌昭
忠信也

武氏子求求贈王木梓也

宋穆公欲召人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
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

左傳卷第一

三

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
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
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
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
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
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
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
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姊戴嬀生
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嬀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
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碚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

于邪嬀言淫佚所自邪也由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
乃定之矣若猶未也暗之爲禍大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
而不憾憾而能吟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
間舊小加大在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
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
是防去而速之無乃不可子弟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
不可順公立乃老

宋殤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
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
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
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

左傳卷第一

四

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
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
勢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
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
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
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棠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
徒兵取其禾而還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固定君於石子右子曰王親爲可曰
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
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碚使告於陳曰衛國禍小老

之而請諸于鄭九月衛人使石季子馳殺州吁于濮石碣使其宰孺子肩灌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碣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人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定大事始以從容終以猝發狄梁公之反周爲唐王沂公之計去丁謂事雖不同皆得石季子之意者五年春公將如宋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

左傳評卷第一

五

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

曲沃叛王狄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九月老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晉九宗五正頃父之子荀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鄆晉人謂之鄆侯

冬京師來告儀公爲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說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邱以歸

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王

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郕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

左傳評卷第一

六

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鄭伯未抗王以前王命猶行於天下如此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愚戎師自彼徙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冠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蔡人衛人鄭人不會王命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郕猶在郕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

不和而敗九月戊寅鄭伯入宋之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事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夏公會鄭伯于邾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闕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輶以走于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于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

左傳許卷第一

七

許庚辰傳于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旌螫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蜚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主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遠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

實備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獲匹之不暇而況能禮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同吾困也乃使公孫復處許西偏白凡而器用財賄無當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同之子孫自失其序夫許太岳之胤也夫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瑕行出大雞以詛射穎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左傳許卷第一

八

王取鄭劉爲弔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綸樊噲鄭橫茅向盟州應隨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怨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亡弗能有而以與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因譖尹氏賂尹氏而禍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爲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爲氏立桓公而討爲氏有死者以三字而羽父作僞之情畢見不書葬不成喪也